

林园村纪事

吴 慧 泉



林园村纪事

吴慧泉

云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六年·昆明

林园村纪事

吴慧泉

*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刷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3.375 字数：65,000

1977年1月第一版 1977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6,500

统一书号：10116·673 定价：二角一分

林园村纪事

吴慧泉

*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刷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3.375 字数：65,000

1977年1月第一版 1977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6,500

统一书号：10116·673 定价：二角一分

目 录

- 果实累累的道路..... (1)
- 双 眉..... (14)
- 一 粒 沙..... (25)
- 春 节 夜..... (35)
- 蜜 蜂 岩..... (49)
- 两个大学生..... (66)
- 草鞋之歌..... (81)
- 全家兵的喜日..... (94)

果实累累的道路

初秋。党组织安排我到农村去深入生活，指示我：“要按毛主席指引的道路，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贫下中农中去，投入到火热的斗争中去，严于解剖自己，接受再教育，不要急于写作。”我记住了这些话，十分兴奋地到了城市远郊的林园大队。

中午，刚下过一阵秋雨。那云丝飘动的天空，越发显得湛蓝而又绚丽。一道彩虹，飞架在比雾淡比烟轻的岚气之中，把滇池蓝濛濛的水光和林园村斑斓的秋色，联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水彩画。

我来到村口，村子里静悄悄的。社员们都出工去了。我把背包放在空无一人的大队办公室，蹓到村街上来，打算等到一个人，询问一下大队干部的去向。

“汪汪汪！……”忽然，一条毛色发亮的小花狗，狂吠着直冲过来。我倒退了几步，准备应付小花狗的突然袭击。

“噢咧！……”随着一声稚气很重的呼唤，从村街的拐弯处，闪出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狗儿听到小姑娘的声音，立即停止了吠叫，摇着尾巴，返回到小姑娘面前撒起欢来。

“哏，叔叔，你从哪里来？我咋从来没见过你呀？”小

姑娘来到我面前。她手里提着一个细篾编的长形提篮，提篮上盖了一块粗布印花帕子，看不见篮子里装些什么。她身穿花上衣，鲜艳的红领巾，把那鸽蛋形的小脸儿衬托得格外可爱。她笑盈盈地打量着我，两颊现出了浅浅的酒窝。

“小朋友，你们村子里怎么没有人呀？”我和小姑娘打招呼说。“咋没有人？我不就是一个人吗？你要找哪个？……”不等我答话，小姑娘走前一步，举起闲着的那只手，伸出食指，睁大了乌黑的大眼睛，神秘地说道：“喂！叔叔，你不说，我也晓得，你呀！准定是要找老支书郑有山大爹。对不对？”

我笑起来了。来到这美丽的林园村，一进村就遇上这样一个聪慧的孩子，心里感到甜滋滋热哄哄的。我连连朝小姑娘点着头，向她作了自我介绍。

不等我发问，小姑娘也大方地自我介绍说：“我叫牛小梅，黄牛的牛，小朋友的小，梅花的梅。在林园五·七学校上三年级。”接着，又指了指远方黛绿色的高山说：“郑大爹在蜜蜂岩下面整理种小麦的台地。走，我领你去？”

“那——不误你的事吗？”其实，我心里倒真希望她当我的向导。

“不误事。我把这个送给我老爹。”说着，小梅把手中的提篮朝我一扬，便领着上了路。

“那太谢谢你了。”

“咕咕咕……”小梅笑起来了。一双稚气的大眼睛，俏皮地望着我：“叔叔，你这个人兴讲客气，我一样事情都没有帮你做，就兴讲谢谢。咕咕……”

不一会，我在小梅的带领下，踏上了和村街相接的大路。路口一块半人高的青石碑刻着三个醒目的隶书大字——胜利路。这条胜利路，足够两辆汽车并排行驶。它穿过一片黄爽爽的稻田，笔直地延伸到山岚飘渺的群山脚下。大路宽敞、平坦，略显梳背型的路面，看不出一点坑洼的地方，连铺撒在路面上的小石子，颗粒也几乎一般大小。最惹人眼目的，是大路两侧以果树组成的护路林带，整齐茂密，棵与棵之间，距离十分均匀。刚走上胜利路，飒飒秋风，便送来了新谷和果子的清香。

“叔叔，你看——”小梅走到我面前，自豪地问：“我们这条大路，咯好？”

“好，好！太好了！”在苹果树组成的绿色走廊中行走，我平生还是第一次。迎接我们的是险些坠断枝条的绿里透黄的大苹果，一串串，一团团伸到我的眼前。

“这一段栽的全是香蕉苹果。”小梅一面迈着步子，一面向我介绍说：“这份苹果吃起来又香又甜，又泡又脆。啧啧……”我擦着一串串大苹果不停地朝前走，听小梅这么一说，真叫人精神更加振奋。眼望着成荫的果树，我问小梅：“这些果树是什么时候培育起来的？……”

“公社化那一年斗出来的。”小梅和我并排走着，说得平淡而又自然。

“什么？斗出来的？”听小梅这样回答，我心中好生纳闷。

“是斗出来的嘛！”小梅严肃地说：“你不相信？我老爹时常对我们红小兵讲，果树和这条胜利路都是斗出来的。”

小梅把那个“斗”字咬得很重。

“啊！斗出来的……”我捉摸着小梅的话。

“真的。”小梅说得很认真，“公社化那一年——那时我还没有出生。听我老爹说，人民公社建立以后，我们村的农业生产发展得可快啦。当时大队还没有拖拉机。可是，社员们已经想到了迟早要开拖拉机，就自己动手，修了这条路。修这条路，我老爹可热心了。他天天坚持砍刺棵、炸石头、填坑、铺沙土和碎石，样样都干。大路修成以后，我老爹又建议在大路两边栽上果树，既可以保护路基，又能为人民公社增加收入。可是，有几个思想古板的社员却说：大路边栽果树，白拉拉地出憋力，果子结得再好，也不够‘顺手牵羊’。我老爹说：公社化了，多数社员都在进步，哪个要‘顺手牵羊’，要破坏，就和他斗嘛。人斗着，树长着。等树长大结果了，社员的思想觉悟也提高了，怕什么？大多数社员和干部都支持我老爹的意见。党支部一决定，就栽下了这些果树。我老爹常讲，毛主席发出了人民公社好的伟大号召，才有了这条路；有了这条路，才有了这些果树。他要我们牢牢记住修路和栽树的时间，记住公社化给我们带来的好日子。我记得，这些果树比我还大四岁半呢！”

小梅的话，抓住了我的心。牛老爹对人民公社，对社会主义事业，多么有远见，有感情啊！

我们边说边走，不觉跨上了横在小河上的一座石桥。站在石桥上，小梅继续讲：“我老爹常在这座石桥上给我们讲，一九六一年，从城里来了一个也不晓得是什么干部，他一来，

就大骂林园大队胡搞乱整。他说，‘人民公社都办早了，你们修这条路就更修早了。’还说哪样中国现在不是要进，是要退，要退到什么‘安全地带’去。这条路要挖掉，果树要分到每个社员的头上。听着这些话，我老爹太气了，问那个干部：‘你倒是莫仿这份昏讲乱说，倒退，可是要跌跤的呀！’那个干部气鼓鼓地回答：‘老倌，这话不是我随便说的，这是中央一个大人物说的。’你猜猜那个大人物是谁？经过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晓得了，那个大人物就是刘少奇这个大坏蛋！”

“后来，”小梅讲得额上渗出了亮晶晶的汗珠：“那个干部趁郑有山大爹外出期间，真下了命令，要把这条胜利路划成一段一段的，分给私人当自留地。他说：‘从今以后，这条路分给大家作自留地，归私人所有。路边的果树，在哪家地边就归哪家。如果怕遮了自己的地，可以砍掉。’他说了不算，还亲自拉着皮尺划分大路。他向一个富农借了斧子，亲自打下了第一根分路到户的地界桩。那阵子，村里几户富裕农民喜欢得眉开眼笑。你说气人不气人？眼瞧这条大路就要被资本主义势力砍掉，我老爹和贫下中农社员气得直咬牙。那个干部第二棵界桩还没有打稳，我老爹便拨开人群，大步向前，几下子就把第一根界桩拔起来，扔到河里。那个干部气坏了，指着我老爹就骂：‘好啊！你一个老贫农竟然反起党来了，那还了得……’面对着那个气势汹汹的干部，我老爹一点也不怕，冲着他说：‘反党？你才是反共产党呢！告诉你，不管是谁要把我们朝后拉，都办不到！’那个干部看看许多人都站在我老爹一边，只得气鼓鼓地走了。”小梅越讲越气，那绯红的小

脸，就象一个熟透了的苹果。“我老爹经常对我们讲，千万不要忘记这条路上的斗争，千万不要忘记党的基本路线。”

我正听得起劲，小梅忽然叫起来：“哎呀！叔叔，这些都是我老爹给我们红小兵讲的故事，你也喜欢听？”

“是啊，不只喜欢听，我还从你讲的故事里受到了很深的教育呐。”我这样说着，心里不禁热潮起伏。从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嘴里，听到这么一串“斗”的故事，使我深深感到毛主席关于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的精神，已经深入到孩子们的心灵。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流，是什么力量也阻挡不了的。

胜利大道伸向山岚飘动的蜜蜂岩下。在正午的阳光下，沿途都是望不尽的秋色。路两边那层层坡地上，正在灌浆的杂交高粱起伏着绛紫色的微波；茫茫的包谷林，棵棵一样高，比手臂还粗的包谷棒子，露出了鲜艳的红缨。嗬！这林园村外浓郁的秋色真醉人啊。我感慨地对小姑娘说：“小梅，这条大路，有你老爹这样的老贫农经管，真是越来越美了！”

“这也是斗出来的呀！”小梅很认真地说。

我又惊奇了。

小梅仍然把斗字咬得很重：“要把胜利路建设得好上加好，就要和老坏蛋斗，和‘顺手牵羊’的人斗，和我奶奶的那种错误思想斗……”小梅说起来如同炸鞭炮一般。

我正要细问究竟，忽然，一阵飒飒的秋风吹来，“咻哒”一声，前面一棵果树上掉下一个苹果来。我急忙走上去，把苹果拣起来。这是一个熟透了的“国光”，我凑到鼻子前

闻了闻，一股香甜味直沁心脾。记得我在小梅这个年纪的时候，母亲总是骂：“馋学生饿学生，苦李子要吃几半升。”我想，小梅正是馋嘴的年龄。于是，我把苹果递到小梅手里，说：“趁新鲜，吃了吧！”小梅接过苹果，小心地在她那挑着白花的阴丹布围腰上轻轻地擦着沙土，独自笑起来。

“笑什么？快吃吧。”我催促着。谁知，小梅不但不吃，反倒边笑边朝前面那棵挂着一只竹篓的苹果树跑去。

很多果树腰上都挂着一只竹篓，这在刚进入这条大路时，我就已经发现。由于专心听小梅讲那一连串的“斗”的故事，我还没有来得及问那竹篓是做什么的。

小梅跑到一只竹篓前，踮起沾着红沙土的小脚，把那个苹果放进竹篓。这一来，无须再问了，我紧走几步，到了小梅跟前，仔细地观察起挂在树腰上的小竹篓来。

这是一种细竹篾编成的篓子。看来，已经用了好几年了，篓口都重新用新篾扎过。我怀着激动的心情，疾步朝前又看了好几棵果树上同样的竹篓，里面都装着半篓或十几个、几个果子。啊！这些篓子，不正是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贫下中农精神世界的标志吗？

“小梅！你们林园村的群众觉悟真高啊！”我不由赞道。

“这还是斗出来的呀！”小梅口里那个斗字总是咬得很重。“文化大革命前，我们林园村有一种老规矩，不管是谁，只要到了果树跟前，就随你把果子摘来吃个够，谁也管不了。破‘四旧’的时候，我老爹提出来要破掉这个老规矩。贫下中农一讨论，都说我老爹这个主意好。就这样，这条陈规被

破除了，订立了有奖有罚的新规章。有一回——”小梅放慢了话，说：“我奶奶打猪草，在这条大路边的沙窝里，拣到了几个落地果。当时，一个人也没有看见，奶奶把果子带回了家。一进门被我老爹发现了，伸开大手就向奶奶要。奶奶不知道我老爹的用意，便递给了他。老爹把苹果放在桌子上，逐个地看了一遍，这才对奶奶说：‘小梅她奶，解放二十来年了，你还这样落后？在人民公社这条大路上，大家都在朝社会主义奔，你也不能老是站着不挪窝呀？你呀，你是让几千年的私有观念拉住脚啦！你得好好想想，再不和私有观念一刀两断，咋能当这个人民公社的社员呀？’我奶奶被批评得答不出话，隔了好一阵才说：‘你莫大声武气的叫咧，我是有点私心，二回不拣就是了。你莫乱嚷了。不然，我这块老脸咋个放嘛！’说着，提起草篮子就要去拾桌子上的苹果。‘慢！’我老爹一下拦开了奶奶的手说：‘既然认得错了，就莫悄悄地改。悄悄改难改掉。应该在社员大会上认个错，仿这份，改得才彻底。我也要在会上检讨，检讨我过去对你帮助不够。’就在当天晚上讨论秋收战斗的社员大会上，我奶奶在老爹的帮助下，当众作了检查。”

“你老爹真是人老心红哟。”我说。

小梅笑了：“那个会上，我老爹还建议今后队上每天处理一次这条大路上的落果，好的上交给国家，差的交给队上喂养集体的猪和做醋。那种醋，酸里翻甜，才好吃呢！”

“啊，这么说，这树上挂的竹筴，一定也是你老爹出的主意。”

小梅摇摇头说：“是我奶奶编的。奶奶自从那次当众检查以后，对集体可关心了。她常讲，‘这些竹篓子啊，也是斗出来的。’”

“是啊，是斗出来的。”我重复着这句话，心里充满了力量。这可是贫下中农以至象小梅这样的孩子们在大干社会主义中的深刻体会和精辟总结啊！

我们愉快地谈着走着，一直尾随在小梅身后的那只小花狗，时而抢先，时而随后，十分欢快地跑着。忽然，一阵凉风送来了明亮悦耳的孩子们的歌声。一群岁数和小梅差不多的孩子，从包谷地的地埂边插上了大路。孩子们排成两行，高唱着《我是公社小社员》，沿大路两侧前进着。他们都挎着小背箩，拿着小镰刀，边走边唱，不时还弯下腰去拾拣落在地上的果子，而后，跑到挂在树腰的竹篓跟前，踮起小脚，把果子放进了竹篓。小梅告诉我说：“那些小朋友都是我们林园五·七学校的同学。大家无论是上学、放学，还是假期里，都养成了自觉给集体做好事的习惯。校外辅导员就是我老爹。”听着孩子们那熟悉的歌声，我陷入了沉思。这首儿童歌曲，我曾多次在收音机里听过，但是今天在这条果实累累的大路上，面对着此情此境，听起来特别令人感动。

我和小梅又走了一程，转过一个山嘴，便进入了远近闻名的水果——宝珠梨的世界。那一个挤着一个把树枝压弯了腰的宝珠梨披着露珠，在璀璨的阳光下显得碧绿透亮。许多梨树上，也同样挂着一只只竹篓。

滇池东岸种植宝珠梨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这种梨皮

薄，味甜，汁多。我国历代封建王朝每年都要强迫这里的农民进贡这种佳果。宝珠梨的主产区呈贡县，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留下了这种记载着受剥削、受压迫的历史的名字。

我和小梅向前走着。路面上渐渐出现了一层新铺的、夯得很铁实的泥沙和碎石。尾随我们的小花狗，忽然欢叫了两声，朝前奔去。

小梅看着狂奔的小花狗，喜形于色地把空着的一只手搭在嘴边，大声向远处呼喊：“老——爹！老——爹！”

“哎！小——梅！我在这点呐。”一声回答，有如铜钟鸣响，带来了山谷的回声。我循声望去，只见锦带般的大道盘山而上。我们听见了回答，却不见老人的身影。正在这时，小花狗欢跃着跑回来迎接我们了。

我们跟随小花狗，翻过一个山包，拐过一个山弯。我终于看清了：在前面不远的大路上，一个老人正在抡着一个大木榔头，“唧唧”地夯打着新铺在胜利大路上的碎石和沙土。

小梅紧走几步，上前喊了一声：“老爹。”老人这才抬起头来，那深深的皱纹里装着笑影。

“老爹！”我不等小梅介绍，也亲切地喊了一声，上前紧紧握住了老人的手。小梅说：“这位城里来的叔叔，要找党支书郑老爹，我顺便把他带到蜜蜂岩去。”

老人“哦哦”地应着，热情地和我握手。他那厚实的大手，又硬又有力，握得我的手生疼。“嗨！看我这双手，净是些沙土。”老人说着，咧嘴地大笑起来。

这当儿，我打量起这位可敬的老人来。牛老爹穿一件藏

青粗布上衣，衣襟敞开着。他那赤裸的胸膛，黑里透红。老人腰不勾，背不驼，叉开双腿，直挺挺地站在我的面前。多硬朗的老人啊！特别是他那双沾满沙土的赤脚，脚趾排开着，站在新铺了沙土的大道上，稳稳实实。

老人放下了手里的活计，约我到一棵宝珠梨树下休息。在烈日下走了那么一段路，我也确实觉得有些累了，坐在那巨大的绿伞下，秋风拂动着早被汗水渍湿了的衣服，凉幽幽的，格外惬意。我一面用衣襟扇着凉，一面瞅着那梨树上结满的累累果实。当阳部分的梨子，都已变成了乳黄色。想着梨子的滋味，我越觉得口干舌燥起来。

小梅把手中的提篮拎到我和牛老爹跟前，朝牛老爹撒娇地说：“老爹，你的水罐今天又忘记带了。要不啊，我早就和同学们一样打猪草去了。”边说，边揭开了提篮上盖着的帕子。我一看，提篮里放着一个古铜釉的小瓦罐，上面盖着一个底上画着一条鱼的兰花海碗。罐子四周还放着四个并不出色的宝珠梨。

“同志，你吃梨吧。”牛老爹从篮子里拿起两个梨递给我：“走了那么一段路，口一定渴了。”我推让说：“不渴……我真的不渴。”小梅又笑起来了：“叔叔，你讲假话，走路出汗，还能不渴？快吃梨吧。一路上，我们只顾说话，倒真忘了让你解渴了。”小梅说着，从牛老爹手上拿过梨，硬塞到我怀里，之后，才取下瓦罐上的海碗，倒了一大碗冷开水，递给了牛老爹。

老人接过小梅手里的那碗水，“咕嘟咕嘟”的就往下

喝。看他喝得多甜啊。从他那干裂的嘴角溢出的水滴，沥沥往下流淌，打湿了他花白的胡须，流到他袒露的胸脯上。

牛老爹一口气连喝下三大碗，才用手背擦了擦嘴，拉起衣襟揩了揩胸膛，笑了：“嗨，人老心昏啦。想着这条大路上的事，又把这水罐给带忘了，让我这好孙女儿又跑一趟。嗝嗝……”牛老爹笑得又是那样开心，他那双明彻的眼睛，笑成了一条缝。

在这样的老人和孩子面前，我难道还需要再问什么吗？牛老爹守着果实累累的大道，为什么他干渴得嘴唇都开了裂，却不吃集体的一个果子？为什么可爱的小梅，人走在果实累累的大道上，篮子里却装着自家的果子？多么可敬的老人，多么可爱的孩子！他们爱集体爱国家的精神是多么真诚啊！

在小梅的催促下，我咬了一口她从家里带来的宝珠梨。啊，这梨其貌不扬，可是却甜透了我的心。

